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2012

中国高校 文学作品排行榜·散文卷

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

【北京师范大学】江飞 《沉重的肉身》

【南京师范大学】胡姚雨 《骨头的温度》

【长沙医学院】李伟 《被辜负的学生时代》

【广西师范大学】韦施伊 《当我们在谈论奶奶，我们在谈论什么》

【江西师范大学】周兴 《凤桥镇系列三章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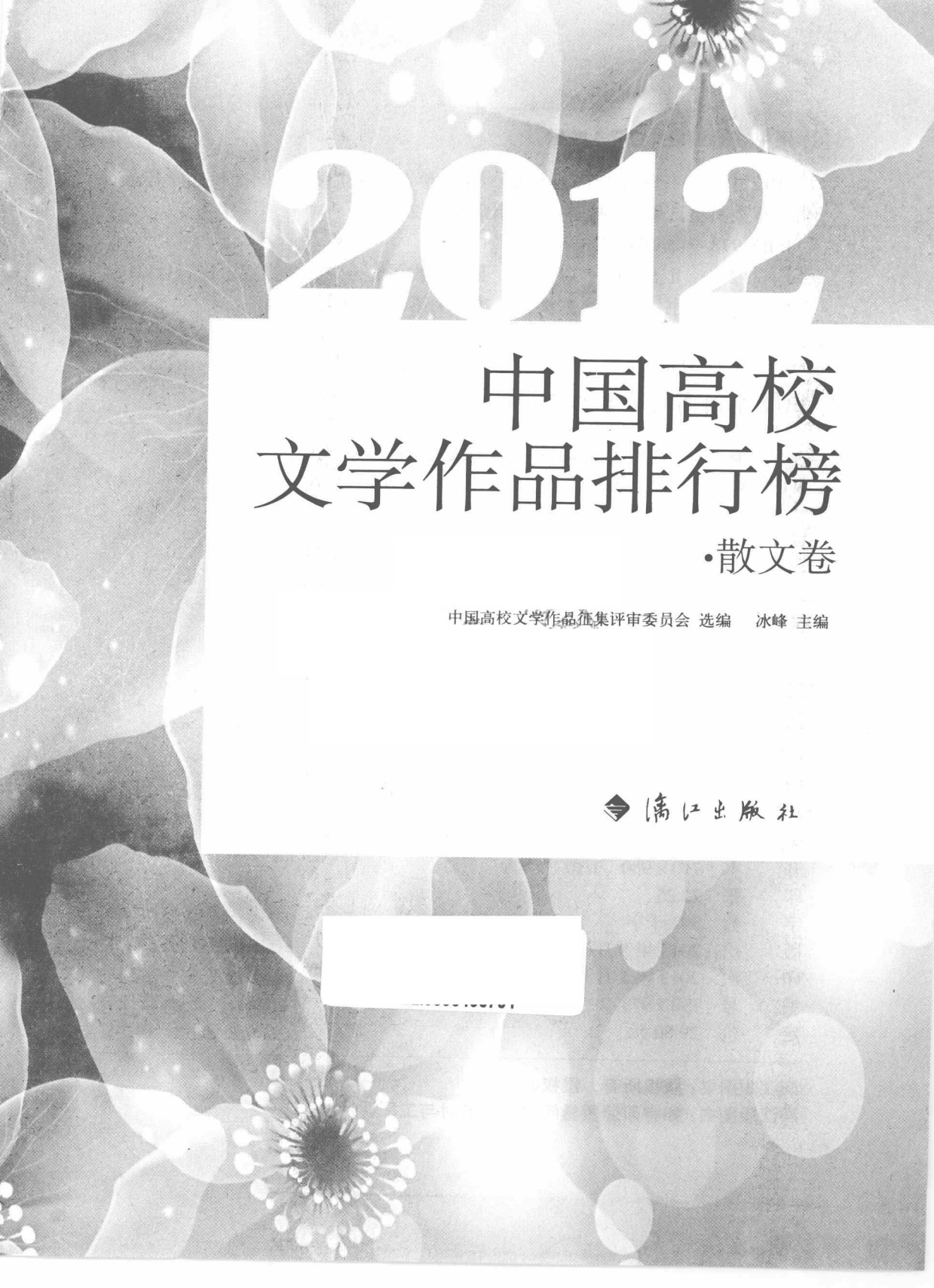
【吉首大学】宋旭东 《水墨徽州》

《下辈子还做你儿子》

张传博 《故乡的味道》

大学】王光龙 《伐木谣》

◆ 漓江出版社



2012

中国高校 文学作品排行榜

·散文卷

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2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·散文卷 / 冰峰主编;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407-6528-6

I. ① 2… II. ①冰… ②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91251 号

2012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·散文卷

选 编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 冰峰主编
责任编辑 庞俭克 朱亚彤
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 版 人 郑纳新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传 真 0773-2582000 010-85890870
电子信箱 ljchs@163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印 制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 710×980 1/16
印 张 22.25
字 数 392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6528-6
定 价 29.8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第三届“包商银行杯”全国高校文学作品
征集、评奖、出版活动

总策划 赵 智 李镇西
策 划 金 岩 庞俭克 张清华 谭五昌

组织委员会

主 任 赵 智 李镇西
副主任 李献平 金 岩 王慧萍 庞俭克
成 员 陈亚美 谭五昌 陆 健 刘 鑫 蒋守法 魏丽峰
王海军 彭 莎 张大群 蓝 野 何 勋 席 文
李佳蔚 顾 越 杨 子 梁 翔 赵俊义

评审委员会

小说评委

邱华栋 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
徐 坤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
程绍武 《中国作家》副主编
梁 梁 原解放军出版社政治部主任
顾建平 《长篇小说选刊》执行主编
王 刚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
徐则臣 《人民文学》小说编辑

散文评委

梁鸿鹰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
宁小龄 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
韩小蕙 《光明日报》领衔编辑、南开大学兼职教授
庞俭克 漓江出版社副总编
周晓枫 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主任
陆 健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
熊元义 《文艺报》理论部主任

诗歌评委

韩作荣 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
商 震 《诗刊》常务副主编
冰 峰 作家网总编、人民文学创作培训学校副校长
谭五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
臧 棣 北京大学教授
北 塔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、河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
谷 禾 《十月》诗歌编辑

由莫言获奖想到的(代序)

冰 峰

2012年,文学界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,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,这件事让低迷的文学产生了原子弹爆炸式的影响。巨大的烟波不仅摧毁了人们对文学的蔑视、冷落和偏见,其余波还抵达了中国高校的校园。备受冷落的文学开始有了温度,人们开始热议文学,亲近文学。

文学给莫言带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光环,这个光环比歌星、影视明星、体育明星、企业家明星,甚至政治领袖头顶的光环还要大,还要璀璨,还要持久。这个光环照亮了中国人情感深处的一种期待,一个愿望,同时也熄灭了灵魂深处一盏自卑和无奈的油灯。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,居然在文学上得不到世界的承认,其滋味可想而知。莫言的获奖,终于让中国人有了文学的自信,有了情感和灵魂的自信,也有了文化的自信和人种智慧的自信。

文学是高贵的,应该给予其应有的地位。文学是一种精神的享受,是一个民族品质和灵魂的象征。但随着经济的发展,中国人开始关注“钱”,把“钱”作为衡量一个人成败的标尺。然而,文学是清贫的,不能给人带来物质上的收获和享受。许多爱好文学的人,好不容易写出一点东西,还要四处找人发表,可怜其一片赤诚,甚至有的诗人还被讥讽为“神经病”。陷入如此窘境的“作家”“诗人”,他们的分量可想而知。爱好文学的人往往被领导、家人“誉为”执迷不悟,他们的口头禅是“文学能当饭吃?”如此,文学圈里留下的便是误入歧途而忠贞不渝者。

文学的地位如此尴尬,足以让我们反思。虽然文学在八十年代,也曾辉煌一时,但毕竟是因为那时刚刚改革开放,社会相对封闭落后,人们的精神生活单调而无聊,所以文学成了一种情感和心灵的寄托。时过境迁,歌星、影视明星日益

进入人们的生活,人们的精神和情感的胃口开始出现异变,中国出现了全民娱乐的无聊现状。于是文学开始备受冷落。著名作家门厅冷清,然而却有更多的闪光灯对准了在舞台上煽情的娱乐明星。从而使得一首歌、一个镜头的报酬,足以超过一个作家孤灯独影数十载的辛劳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是快节奏的,要的是“速成”,而作家成长的速度太慢,结出的果实太晚,甚至只有经后人评说后方有定论。如此,难耐清贫的作家,有的也只能改行去写影视剧本,或为领导、企业家写拍马屁文章,以求生存。长此以往,真正投身于文学的作家便只剩寥寥了。

莫言获奖,无疑让文学重归坦途,找到了应有的光荣。原子弹的硝烟散尽之后,作家身价倍增,文学不仅得到了世界的承认,还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可。当然,社会有社会的价值标准,因为人们看到莫言拿到了一笔不菲的奖金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收益。前几天就有朋友问我,莫言的书销量那么好,一年要挣多少钱啊?

莫言有名了,也有钱了,名利双收,世人求之不得。过去逼着孩子学琴、练歌的家长,或许有的已经教育孩子改当作家了。这就是现实,无情,但又具有残酷的规律。

总之,2012年是中国人的文学年,虽然从表面看是莫言一个人的荣誉,但从更为深刻的角度看,莫言的获奖给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暖风,带来了一个春天,是我们中国人期盼已久的收获。他让中国人的文学梦清晰了许多,也绚烂了许多。

既然文学界都发生了如此大的震荡,大学校园的文学热升温也就是自然而然的。莫言在北师大演讲的时候,连走廊里都坐满了学生。这样的场景,令人兴奋又鼓舞。

我们的高校征文已经举办了三届,今年的《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》出版后,高校文学作品集已经有厚厚的十二本,这是我们的收获。我相信,有了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和激励,我们的大学生会更加热情高涨,投身文学事业。在这里,让我以一个作家的名义祝愿我们的同学,未来的文学是你们的,也许,你们其中的一位,就是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。让我们共同努力、期待,做一个美好的文学之梦。

2013年4月20日于北京

目 录

由莫言获奖想到的（代序）	冰 峰/ 001
沉重的肉身	北京师范大学·江 飞/ 001
骨头的温度	南京师范大学·胡姚雨/ 011
被辜负的学生时代	长沙医学院·李 伟/ 016
当我们在谈论奶奶，我们在谈论什么	广西师范大学·韦施伊/ 021
凤桥镇系列三章	江西师范大学·周 兴/ 028
水墨徽州	湖南省吉首大学·宋旭东/ 037
下辈子还做你儿子	兰州大学·张 齐/ 042
故乡的味道	北京师范大学·张传博/ 048
伐木谣	华南师范大学·王光龙/ 052
树枝上的芙蓉花	山东省聊城大学·张 敏/ 060
青春：四与十七	辽宁大学·杨紫琼/ 064
钢铁时代的波光桨影	东北大学·刘丰筠/ 067
乡村本色	安徽省阜阳师范学校·吕兰兰/ 072
祭，忆如季	广东工业大学·吴国明/ 083
行走定西	山西师范大学·鬼 鱼/ 088
村庄事物速记	贵州民族大学·若 非/ 105
第一篇叙言	甘肃农业大学·苏 明/ 111
散步、漫游与流浪	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·罗 曼/ 117
印象卡夫卡	南昌大学·李航远/ 121

奶奶的秦腔史	西北师范大学·刘北南/ 125
佛罗伦萨	北京师范大学·李 壮/ 133
彼岸的故乡	西北民族大学·范 宇/ 137
灞桥柳	桂林理工大学·常晓军/ 141
超级玛丽	北京师范大学·甄小佛/ 158
月下看川戏记	四川大学·王黎冰/ 163
忆清水埔	南昌航空大学·念 荷/ 167
文人与酒	四川省西华师范大学·赵 一/ 170
踏苏行	河南大学·曾凡奇/ 176
又见炊烟起	广西师范大学·黄彬彬/ 181
华北平原回忆录	中国计量学院·童 言/ 183
油菜花	江苏省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·王安善/ 188
四季歌	安徽省淮南师范学院·汪 妍/ 190
老杏树	延安大学·张 和/ 194
我们是彼此生命中那股暖意	四川师范大学·辜好洁/ 196
指甲年华	广西师范大学·庞婷婷/ 201
任是无情亦动人	山东大学威海分校·水 匠/ 205
时光·静好	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·李泽凯/ 210
草药祭	山东省聊城大学·张 翼/ 217
乡村鸟世界	河南师范大学·谢高通/ 219
诗意地栖居	山东师范大学·徐 晓/ 225
故土的异乡人	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·张夏鹏/ 229
病中琐记	长江师范学院·刘 玲/ 232
视线里的 90 度纵深	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·黄 宇/ 236
漫长梦境	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·封 尘/ 241
枯笔	广西师范大学·杨雪莹/ 245
土槐为什么不开花	河北工业大学·胡 懿/ 247
戏魂	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·郭 悦/ 251
抚摸村庄	延安大学·钱丹丹/ 258
南瓜事	北京师范大学·邝文俊/ 263
胜利街没有什么新闻	长江大学·李 杰/ 266
当你淌成一条河	东北师范大学·赵晓迪/ 268
去西藏寻回自我	华南农业大学·薛开宇/ 272

四季歌·····	山西大同大学朔州师范分校·朱进申/ 278
小小的幸福·····	广西师范大学·农婵羚/ 284
暗夜里的敲钟人·····	长江大学·王维佳/ 289
C大调·····	广东江门五邑大学·傲子寂/ 292
情归赣鄱·····	湖南农业大学·黄 晟/ 299
江渔堤·····	河北省燕山大学·张 弦/ 304
南山记·····	新疆石河子大学·汪磊磊/ 307
青山藏在白云间·····	辽宁大学·齐琪格/ 309
秦淮记·····	中南民族大学·黄成松/ 313
老屋·····	贵州师范大学·曾 平/ 331
魏晋风流·····	中南财经政法大学·郑 瑾/ 334
槐花香里忆故人·····	河南大学·许 宁/ 338

附 录：第三届“包商银行杯”全国高校文学作品

征集、评奖、出版活动·获奖名单 /341

沉重的肉身

北京师范大学/江 飞

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，
到死的时候抚摸自己的发肤
生了疑问：这是谁的身体？

——冯至《十四行集》

甲

三十岁之后，时光兵分两路，一路催我衰老，一路让我亲见自己的衰老而忧心忡忡。

乙

比我更忧心忡忡的是我的祖母。在时光倾轧之下，此刻，她所有的心事都化为叹息，而这积蕴了八十六年的叹息，仿佛比黑夜更沉重，在她狭小的屋子里盘旋，甚至只在她的喉咙和唇齿间徘徊往复。老实说，我惧怕走进她的屋子，惧怕呼吸那沉重而阴凉的气息，也惧怕与她苍老的眼神对视或对话，即使她是我的祖母。不单如此，一直以来，我都本能地抗拒与老人过于密切的接触，似乎他们身上乃至四周都笼罩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（比如莫名的气味），有时不得不和他们共睡一床时，便全身绷得紧紧的，一动不动，颇不自在。以前我以为自己难以靠近的是他们那枯瘦如柴皱褶遍布的身体，现在我才明白，那令人不安的东西其实是层层累积、沉淀、发酵的时光，是一种过早预知又无可避免的存在。



在故乡罗岭的这几年，祖母几乎整日躺在床上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她的身体似乎成了床榻的一部分，或者说她就是一张床，瘦硬的骨头仿佛床板，残余的皮肉仿佛床单和垫絮，每天她就睡在自己的身体里，从白昼到黄昏，到黑夜，再到黎明。黎明时分，她最先听见后院的公鸡打鸣，一声长，一声短，一声尖锐，一声低沉。她早就醒了，对于她来说，醒和睡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，因为很久以来，她的黑夜和白昼没有界限，也都没有梦，只有微阖的双眼，或身体某个地方迷迷糊糊的疼痛，她努力想要进入梦境，然而却只能在梦的边缘踟蹰。她为此忧伤，并充满恐惧，而这恐惧并非是因为无梦可做，而是因为她总感觉有个人就在她的窗外，向她招手，然而，她却闭口不语那个“人”究竟是谁。

死亡，实际上早已被提前预告，比如那停放在楼梯下盖着红布的寿材，正安静地等待着一个人最后的归宿。我已见过许多亲人，比如祖父、外祖母、外祖父等，前仆后继地走进那小小的木头房子里，三年后，终葬于山坡之上，泥土之下——在罗岭，这至今仍是所有老人最向往、最安详的死亡程式。或许在二十年前，当祖父先她而去的时候，祖母就已经为自己设想了这样的仪式和过程，只是她没料到，我们也未料到，她那孱弱多病的身体竟然能一直支撑到现在，可能还将继续撑下去，生的烛火硬是在死的阴影里放出微光来，无怪乎母亲形象地称其为“弯弯扁担”，这“扁担”既指向她那佝偻蜷曲的身体，更指向她韧性十足的生命。为此，她感谢并乐于告诉我们那个冥冥中保佑她的人，当然，这个人不是天天照料她饮食起居的她的儿子或儿媳——我的父亲母亲，而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观世音菩萨是她心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神。

心中有神的人无疑比那些行尸走肉活得长久，也总比那些心中有鬼的人活得更自在坦荡。敬神犹神在，没有文化的祖母对此是深信不疑的，而我们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信佛的。我只记得许多年前，当她出门和几个老头老太打纸牌回来的时候，常常质问“谁动了我的菩萨”，毋庸置疑，那天她一定输了钱。现在，每天清晨，她都艰难地爬起身，缓慢地移步到屋角的方桌前，恭恭敬敬地在观音瓷塑像前点上三炷香，双手合十，念念有词。她翻来覆去默念的其实也只有“阿弥陀佛”四个字，然而已是足够，即使她懂得更多的佛经又如何呢？悲欢离合，生住异灭，也莫过于一声“阿弥陀佛”吧。

她眯着浑浊的眼，默念着，一遍又一遍，太阳就升起来了。

丙

春天。我站在“家庭用人体秤”上，两个准确的数字显示我此刻的体重，或

者说，我具象的身体在一瞬间获得数字化的抽象描述。然而，这究竟是对构成“我”的全部骨骼（包括结缔组织、神经组织等）和血肉的结构描述，还是对“我”的本质描述？我想起那些在磅秤上最后一次表明自身价值的生物，它们的血肉之躯和短暂生命，同我们的一样值得尊敬。我们与它们有着一样的呼吸、呐喊、愤怒、沉默、爱以及生死等过程，不同的只是语言、思维以及命运，就像是两个重量各异、语境不同的词语。

命有多重？我突然思考起这个看似虚伪的问题。

命运是看不见的存在，是不可逆的主观经验的历程，它仿佛星空，漂浮在每个人的头顶，又好似稻草，紧攥在每个人的手心。许多人在春风得意时感受到它的轻盈与畅快，许多人又在茫然失意时感受到它的沉重与无奈。许多人把它当作玩世不恭、游戏人间的借口，许多人又为它背负道德伦理、形而上学的十字枷锁。命有多重？是我们出生与死亡时体重之间的差异，还是我们的心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摇晃不定的失衡？

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父亲，我不知道他会如何回答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上山下乡、民办教师以及刚出生的我多么肥胖；退休之后，他告诉我他的血压、越来越重的鼾声和越来越少的性事，他从未告诉我他这一生的重量。母亲也不曾说过，卖鱼的时候她斤斤计较，但却从未把自己的命运置于那小小的秤盘之上，虽然她的命运并不比那些鱼好多少，或许在她眼里，命运就是鱼。他们共同认可的只有一点，那就是：一个人的命是天定的，好也罢，坏也罢，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是拗不过的，只能顺其自然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吧。其实，反抗也是有过的，只不过在他们心头积淀得越来越多的，不是事在人为的豪情，而是天命难违的无奈：人命终究敌不过天命。现在，他们在劳作了一辈子的故土上，过着最平淡而安静的晚年生活，命运已成往事，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

我还没有到达像他们那样认命的年岁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命运还像是锁在匣子里的预言，俨然设定却又依然悬而未决。有一天，突然发现网上有这样的“算命”游戏：出生年月日和时辰对应一定的重量，加起来的重量就是某个人“命的重量”，对应于四句批注诗。按此要求，我计算了一下自己的命的重量：五两一，相对应的批注诗是：“一世荣华事事通，不须劳碌自亨通，兄弟叔侄皆如意，家业成时福禄宏。”我不禁对我的“好命”大笑起来。



丁

太阳好的时候，祖母偶尔也会把藤椅推到大门外，晒晒太阳。或许是因为在黑暗里待得太久，那个时候的她，总让我想起一截完全氧化的废铁，在阳光里升腾起黑色的烟雾，又慢慢消散。或许，我们成年后的身体也如这般，一点一点地被氧化，被耗散，无论是在阳光底下，还是在黑夜之中，只是我们看不见或不愿看见罢了。

偶尔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，颤巍巍地来看她。她们用言语和手势相互比划着。那些死去多年的谁和谁，借着一个个墓碑上的名字起死回生，又转眼沉到整个村庄的历史之中。那些早已湮没无声的旧史，仿佛善本经书，甚至犹如天书，在屈指可数的若干老人的记忆里残缺不全地保存着。当有一天他们都复归尘土的时候，这部书便一同归于沉寂，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村庄的大地上新添几个坟冢，在村庄的断代史上增加一个标点而已。他们是“空巢”里飞不动的鸟，是某个家族最后的象征，是一个村庄最后的隐喻，也是“老龄化”国家名副其实的主人。或许他们早已习惯了我们口头上潦草的关心，而当我们沉默的时候，他们反倒开口，关心起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来。我们不会因此而惭愧，他们也不会因此而难过：这似乎是一种伦理公约，带着温情与冷漠的双重表情。

陷在藤椅里的祖母，小心地挪动着身子。她让我找来“活血止痛膏”，帮她贴在膝盖上。我曾帮她剪过脚趾甲，那是怎样的脚趾甲呢？指甲仿佛长进肉里，或者说，肉好像长成了指甲，分辨不清。她慢慢卷起裤腿，露出小腿和膝盖。这里肿了，她说。她低头抚摩着自己的下肢。只剩下骨头了，她又说。还有皮呢，我说。止痛膏是否能真的阻止她的疼痛，我没有问，我只看到她的胳膊上、腰上都贴满了止痛膏，或许她只是需要一样东西，阻止疼痛的蔓延，就像她每日虔诚地祷告，以阻止死神靠近一样。一切于她都只是延缓和推迟。显而易见，她所剩无几的时间也已瘦得皮包骨头了，如果时间能够贴上止痛膏，估计她也会毫不犹豫地贴上去。此刻，她所眺望的村庄也已老弱病残，两代的血肉都已无偿地奉献给了城市，剩下的只是皮囊和骨头，支撑着越来越瘦的田地，和越来越粗重的呼吸。或许也应该给它贴上一块止痛膏，不是在皮上，也不是在骨头上，而是在心上。

不久，来的老太婆又少了两个，我无语，祖母也愈发黯然：她们永远不会再来了。

戊

夏天。八月照相馆。当母亲把我肉乎乎的身体放进脸盆里的时候，我的手里正握着一个木制的小玩具，我清澈而专注的眼神一下也没有离开它，所以我没有注意到照相机的镜头已经对准了我。我抬起头，随意地朝前方望了一眼，于是便定格了此生的第一张黑白影像——在出生一百天的时候，在一个搪瓷脸盆里，漫不经心。

对肉身的漫不经心，是否意味着一种对比肉身更崇高的东西的礼拜？比如那个小小的玩具以及它所带给我的喜悦？其实，那时的我也只不过是没主体概念的“玩具”或是大人的“游戏”罢了，吃喝拉撒睡，只表明一种生命的本能，却并非一个真正的“我”。我在等待一个“镜像”，只有从那面镜子里，我才发现了“我”，并由此而突然发现与“我”相异的母亲、父亲以及“我”之外的整个村庄乃至整个世界。许多年后，我才懂得，“我”首先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，一个在生存的东西，其次才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，“我在故我思”，当我沉默的时候，身体即是我的语言以及我存在的意义，参与自我历史与我所在的历史的构建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我理解了梅洛·庞蒂，并因此而拒绝了笛卡尔式的扬心抑身的身心二元论。

同样的，在我看来，城市是乡村的镜像，乡村首先应该是一个有生命的地方，一个用来生存的地方，其次才是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更新的地方。而这种更新不是以城市的思维割裂自己的身躯，不是与自己的前史一刀两断，更不是为镜中的虚像而舍弃自己的生命，甚至生存的可能，只有身心统一、“先在”的乡村，才能作为与城市相异而又心心相印的真实存在，不至于迷失，不至于消逝。这一过程，不是游戏，而是生命的进化。

与乡村漫长的进化相比，个人无疑是微不足道的，正如那张我八岁之前唯一的照片，很久没再出现过，仿佛和那家照相馆一样消失或隐匿了。比照相馆消失得更快的，是照相馆老板的儿子，十多年前，他死于白血病，那时，他刚刚二十岁。我的脑海里依然有他模糊的面孔，清瘦的，苍白的，仿佛被水洗过的黑白照片。他的遗照应该还挂在他父母的卧室里，常常被擦拭得干净，只是我再也未见过。多年后，我遇见他的父亲，在和舅舅下棋，他的母亲，在和舅妈打麻将，而他们仅剩的女儿也已结婚生子了。我想，他们更好地活着，也正是为了让他更好地“活着”，活在他们的身體和记忆里，活在他们的生命延续里——永远二十岁！



己

母亲一般是通过进食的多少来判断祖母的身体状况，甚至由此来判断她离死亡的距离的。能吃就死不了，母亲说，这是错不了的。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很小声，她当然知道祖母是不愿听到什么“死”之类的话，只是她不知道祖母的耳朵有时是很灵的，正如我所记得的外祖父，总是听得见别人说他的所谓“坏话”，却常常对好话充耳不闻。母亲的任务是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单独做不一样的食物，水饺、馄饨、鸡蛋、肉丸、排骨汤，如此等等；祖母的任务是在房间里一声不响地吃完；而父亲的任务则是在母亲和祖母之间充当二传手，比如把母亲做好的食物端到祖母床头柜上，然后，再把空碗端出来。当然，还包括话语的传递，在这两个彼此沉默的亲人之间。

我明白，母亲和祖母的间隙，父亲是无论如何也填补不了的，此后的时光也无法修补，因为那是与我有关或无关的历史遗留问题。自然，她们都对历史不感兴趣，她们只是彼此记住了许多年前一些不快的日常细节，至今耿耿于怀而已。我也无意于翻拣历史的残页，那些陈旧甚至腐烂的琐事就让它们永远沉睡吧。对于世间无数的婆媳来说，这只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一种关系，我本无需奇怪，然而，我不禁疑惑：为什么时间可以让她们身体都走向衰老，可以让她们的记忆都慢慢减退，却无法消释她们心底的隔阂与冷漠？或许这隔阂与冷漠仿佛血缘一般，一旦存在，便如种子，在体内扎下根来；如毒素，游走在骨头和血液里，无法否定，更难以拔除。

父亲的中介角色似乎从一开始便注定了。三十余年来，他仿佛不倒翁，周旋于这两个年华都已不在的女人中间，在两端的推搡之下依然故我。他的好脾气在同事和相邻那里得到一致称赞，却无法让他这辈子深爱的两个女人握手言和，他以其沉默和隐忍，换来整个家庭的太平。这注定是一场耗时耗力、费心费神却无对错，没完没了的战争，最不重要的是结果，因为结果早已预定，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已习惯。因为心脏手术，父亲改掉了抽烟的习惯，改掉了喝酒的习惯，却改不掉读书看报的习惯，正如无论如何母亲也改不掉唠叨的习惯，祖母也改不掉躺在床上的习惯。身体习惯了身体，爱情习惯了爱情，丈夫习惯了妻子，儿子习惯了母亲。王国维说，“社会上之习惯，杀许多之善人；文学上之习惯，杀许多之天才。”（《人间词话·删稿》）他对“习惯”之深恶痛绝，想来比我更甚吧。

三个老人，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回想着各自的过去，他们的身体和心理，是否也如这个叫“罗岭”的小村庄，早已千疮百孔？

庚

秋天。佛陀说，你是自己的主人。而我想说，你只有“翻身”才能做主人。身体是一座山，翻过去，你才是自己的主人，在这之前，你只是身体的奴隶，或者自我的觊觎者。然而，这“翻身”的过程却是漫长而痛苦的。有的人恐怕一生都停留在自己的身体里，像个迷恋母亲乳房的孩子，他享受并放纵自己感官的欲望，并对超越身体的一切形而上的东西（比如道德、宗教等）抱有怀疑和警惕，或者说，身体便是他的此在，便是他的宗教。他是耶稣和撒旦的孩子，是这个时代的畸形儿，又像是最符合这个时代的识时务者。只是，识时务者多了，奴隶便多了，甚至“想做奴隶而不得”的也就多了吧。

我从哪里来？当我问母亲的时候，母亲说是石头里蹦出来的，我信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正在看《西游记》。另一种答案是“捡来的”，这三个字让我在遭受委屈时常伤心不已。青春期的时候，我对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突然有了好奇，这好奇是强烈而忐忑不安的，无法言明，只能故意藏得很深。更可笑的是，我以为别人（包括我的父母）都不知道。在没有什么“性启蒙”的乡下，凡是关涉困觉、亲嘴之类的常被列为不洁的或见不得光的词语，然而总有那些乡野的粗话、荤话、聾话，反倒更激发了我从发生学上对“人从哪里来”的问题追根溯源的冲动。正是在那个时期，突然就在父亲订的一堆报纸里发现了一本《家庭医生》，后来又发现了一本《人之初》，于是趁他们傍晚到菜地浇菜的工夫，迅速翻阅，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身体器官，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各种疾痛病症，仿佛突然打开的潘多拉盒子，冲击着我的大脑。不久之后，我又“不小心”在父母的床褥底下发现一本小说，《废都》（可能是盗版），那些欲言又止、神秘莫测的方框，盛满了一个少年最原初最混乱的想象。在被文字敲打之后，我赶紧把它放回原处，只感觉心慌气短、心惊胆战。如此这般，竟断断续续地读完了整部小说。近二十年后，当《废都》“重现江湖”并被重新评价的时候，我依然能想起那个“庄之蝶”来，只是，这只“蝶”还是庄生的那只蝶么？栩栩然，蓬蓬然，不过一场晓梦罢了。

就在去年，我才恍然大悟：其实父亲早就猜透了我“卑劣”的探究欲，只是他什么也没说，而是将这些好不容易找来的“启蒙”读物，放在我能轻易找到的地方，他以他所能想到的而我又喜欢的阅读的方式，及时化解了我身心的乃至青春的危机。那一瞬间，我在他的沉默寡言里真正感受到一个父亲无声的伟大。也正是站在他和文学的肩上，我才得以顺利地翻过身去。我感谢他们，以及那段隐晦的时光。



辛

祖母在房里摔倒的时候，身旁没有人。她喊父亲的名字，耳背的父亲在院子里看书，根本听不见；她用尽气力，又喊了几声，还是没有人来，母亲也出门打牌去了。她挣扎着想爬起来，却动弹不得，一阵阵的痛从身体的四面八方一起涌来。她只好侧卧在地板砖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她仿佛瞥见谁又站在窗外，她赶紧朝观音菩萨望去。菩萨应该是有千只手的，只是此刻，没有一只伸向她。过了许久，父亲忽然感觉空气里似乎有些怪异，他走进祖母的房里，慌忙将她扶上床。她的额头已经青肿了。她只是想扶着床边的藤椅去趟厕所。

已记不清这是她第多少次摔倒了。似乎每摔一次，她身体的某个零部件就要失去应有的功能。比如在一次摔倒之后，她左手的小指、无名指和中指便不能再弯曲，只好僵直着，仿佛蒸熟了的三根蟹脚。无论她承认与否，那些跟随她一生忠心耿耿的身体部件，此刻已彻底停工了，也已无法再更换了，它们成了残废的摆设，最后的牺牲，这让她更加难过。她的亲人们似乎都在默默等待，她同样只能等，等她身体结构的各个部分陆续地陷入停顿，等生命的齿轮自然而然地停止转动，等一扇门缓缓关闭，等另一扇门为她打开。为此，他们彼此心照不宣。

有多少人能带着自己完整的、原装的身体最后离开？那些先天残疾的人似乎比正常健康的人更能保持原有的装备，而后者却常常处于种种意外的可能之中，一次交通事故，一次突然中毒，一次自我戕害，一次他人行凶，如此等等，都会让身体的某一部分像阑尾一样，转眼间离我们而去，而那些植入体内或安装在体外的人工机械，那些相伴终老的伤痕和痛苦，仿佛要提醒我们：“人”本来就应该是残缺的，和这个世界一样，一切坚不可摧、牢不可破的东西都是神话。正如此刻的父亲，“起搏器”正守候在他的心脏旁，此刻的母亲，口腔癌手术后下颌缝合的印记依然清晰：他们注定要带着残缺不全的身体（甚至灵魂）安度晚年。

迎着月光，完好如初地平躺在床上，多么难，多么幸福！

壬

冬天。裹着身体，在风里行走，每天的风都是新生的，却一天比一天冷，吹得人眼底生疼。或许有一天，眼睛也会随风而去，变为无法复原的胶片的暗影，就像曾经见过的那无数的风景和人物，都躲在自己的时光里，一点一点地消失，一寸一寸地老去。我怀疑自己的身体，此刻，它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慢慢拖入